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

# 见闻杂记

茅盾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见闻杂记

茅盾 编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ISBN 7-5059-2035-9/I266

出版日期：1993年出版

总定价：168元(全套)

## 目 录

|    |                      |
|----|----------------------|
| 一  | 兰州杂碎 .....           |
| 二  | 风雪华家岭 .....          |
| 三  | 白杨礼赞 .....           |
| 四  | 西京插曲 .....           |
| 五  | 市场 .....             |
| 六  | “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 .....  |
| 七  | “拉拉车” .....          |
| 八  | 秦岭之夜 .....           |
| 九  | 某镇 .....             |
| 十  | “天府之国”的意义 .....      |
| 十一 | 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 ..... |
| 十二 | “雾重庆”拾零 .....        |
| 十三 | 最漂亮的生意 .....         |
| 十四 | 司机生活的片段 .....        |
| 十五 | 贵阳巡礼 .....           |
| 十六 | 海防风景 .....           |
| 十七 | 太平凡的故事 .....         |
| 十八 | 新疆风土杂忆 .....         |
| 十九 | “见闻杂记”后记 .....       |

## 一 兰州杂碎

南方人一到兰州，这才觉得生活的味儿大不相同。

一九三九年的正月，兰州还没有遭过轰炸，唯一漂亮的旅馆是中国旅行社办的“兰州招待所”。三星期之内，“招待所”的大厅内，有过七八次的大宴会，做过五次的喜事，其中最热闹的一次喜事，还把“招待所”的空客房全部租下。新郎是一个空军将士，据说是请准了三天假来办这场喜事，假期一满，就要出发，于是“招待所”的一间最大的客房，就权充作三天的洞房。

“招待所”是旧式房屋，可是有新式门窗，绿油的窗，红油的柱子，真辉煌！有一口自流井，抽水筒成天 *katakata* 地叫着。

在上海受过训练的南方籍茶房，给旅客端进了洗脸水和茶水来了；嘿，清的倒是洗脸的，浑的倒是喝的么？不错！清的是井水，是苦水，别说喝，光是洗脸也叫你的皮肤涩巴巴地难受；不用肥皂倒还好，一用了肥皂，你脸上的尘土就腻住了毛孔，越发弄不下。这是含有多量碱质的苦水，虽清，却不中使。

浑的却是河水。那是甜水，一玻璃杯的水，回头沉淀下来，倒有小半杯的泥浆，然而这是“甜”水，这是化五毛钱一担从城外黄河里挑来的。

不过苦水也还是水。甘肃省有许多地方，据说，连苦水也是宝贝，一个人独用一盆洗脸水，那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奢侈！吃完了面条，伸出舌头来舐干那碗上的浓厚的浆汁算是懂得礼节。用水洗碗——这是从来没有的。老百姓生平只洗两次身：出世一次，去世一次。呜呼，生在水乡的人们那里想得到水竟是这样宝贵？正如不自由的人，才知道自由之可贵。

然而在洪荒之世，甘肃省大部份恐怕还是一个内海呢！今之高原，昔为海底。单看兰州附近一带山壁的断面，像夹肉面包似

的一层夹着一层的，隐约还见有贝壳的残余。但也许是古代河床的遗迹，因为黄河就在兰州身边过去。

正当腊月，黄河有半边是冻结的，人，牲畜，车子，在覆盖着一层薄雪的冰上走。但那一半边，滔滔滚滚的急流，从不知何处的远远的上游，挟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冰块，作雷鸣而去，日夜不休。冰块都戴着雪帽，浩浩荡荡下来，经过黄河铁桥时互相碰击，也碰着桥础，于是隆隆之中杂以訇豁的尖音。这里的河面不算仄，十丈宽是有的，站在铁桥上遥望上游，冰块拥挤而来，那上面的积雪反映日光，耀眩夺目，实在奇伟。但可惜，黄河铁桥上是不许站立的，因为是“非常时期”，因为黄河铁桥是有关国防的。

兰州城外的河水就是那样湍急，所以没有鱼。不过，在冬天兰州人也可以吃到鱼，那是青海湟水的产物，冰冻如石。三九年的正月，兰州的生活程度在全国说来，算是高的，这样的“湟鱼”，较大者约三块钱一尾。

三九年三月以前，兰州虽常有警报，却未被炸，兰州城不大，城内防空洞不多，城垣下则所在有之。但入口奇窄而向下，俯瞰宛如鼠穴。警报来时，居民大都跑避城外；城外群山环绕，但皆童山，人们坐山坡下，蚂蚁似的一堆一堆，老远就看见。旧历除夕前一日，城外飞机场被炸，投弹百余，但据说仅死一狗。这是兰州的“处女炸”。越三日，是为旧历新年初二，日机又来“拜年”，这回在城内投弹了，可是空战结果，被我方击落七架（或云九架），这是“新年的礼物”。从此以后，老羞成怒的滥炸便开始了，几乎每一条街，每一条巷，都中过炸弹。四〇年春季的一个旅客，在浮土寸许厚，软如地毯的兰州城内关外走一趟，便往往看见有许多房子，大门还好好的，从门隙窥视，内部却是一片瓦砾。

但是，请你千万不要误会兰州就此荒凉了。依着“中国人是有办法”的规律，四〇年春季的兰州比一年前更加“繁荣”，更加飘飘然。不说俏皮话，经过多次滥炸后的兰州，确有了若干建

设：物证说是有几条烂马路是放宽了，铺平了，路两旁排列着簇新的平房，等候商人们去繁荣市面；而尤其令人感谢的，电灯也居然像“电”灯了。这是因为一年中间整饬市容的责任，是放在一双有计划的切实的手里，而这一双手，闲时又常常翻阅新的书报——在干，然而也在朝四面看，不是那一埋首只看见了自己的脚色。

但所谓“繁荣”，却也有它的另一方面。比方说，三九年的春天，要买一块肥皂，一条毛巾，或者其他的化妆品，当然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可是货色之缺乏，却也显而易见。至于其他“洋货”，凡是带点奢侈性的，只有几家“百货店”方有存储，而且你要是嫌他们“货色不齐全”时，店员就宣告道：“再也没有了。这还是从前进来的货呢，新货不来了！”但是隔了一年工夫，景象完全不同，新开张的洋货铺子三三两两地在从前没有此类店铺的马路上出现了，新奇的美术字的招牌异常触目，货物的陈列式样也宛然是“上海气派”；陌生牌子的化妆品，人造丝袜，棉毛衫裤，吊袜带，手拍，小镜子，西装领带，应有尽有，非常充足。特别是玻璃杯，一年以前几乎少见的，这时也每家杂货铺里都有了。而且还有步哨似的地摊，则洋货之中，间或也有些土货。手电筒和劣质的自来水笔，自动铅笔，在地摊上也常常看到。战争和封锁，并没有影响到西北大后方兰州的洋货商——不，他们的货物的来源，倒是愈“战”愈畅旺了！何以故？因为“中国人是有办法”。

一个在特种机关里混事的小家伙发牢骚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组织，有包运的，也有包销的。值一块钱的东西，脱出手去便成为十块二十块，真是国难财！然而，这是一种特权，差不多的人，休想染指。有些不知死活的老百姓，穷昏了，居然也走这一道，肩挑背驮的，老鼠似的抄小路硬走个十站八站路，居然也会弄进些来；可是，沿途那一处能够白放过，总得点缀点缀。要是最后一关碰到正主儿的检查，那就完了蛋，货充公，人也押起来。前些时，查出一个巧法儿：女人们把洋布缠在身上，装作大

肚子混进来。现在凡是大肚子女人，都要脱光了检验……嘿，你这该明白了罢，——一句话，一方面是大量的化私为公，另一方面则是涓滴归公呵！”

这问题，决非限于一隅，是有全国性的，不过，据说也划有势力范围，各守防地，不相侵犯，这也属于所谓“中国人是有办法”。

地大物博的中国，理应事事不会没有“办法”，而且打仗亦既三年多，有些事也应早有点“办法”。西北一带的根本问题是“水”。有一位水利专家指点那些秃顶的黄土山说：“土质并不坏，只要有水！”又有一位农业家则看中了兰州的水果，幻想着如何装罐头输出。皋兰县是出产好水果的，有名的“醉瓜”，甜而多汁，入口即化，又带着香蕉味一般的酒香。这种醉瓜，不知倒底是哈密瓜的变种呢，或由它一变而为哈密瓜，但总之，并不比哈密瓜差。苹果，沙果，梨子，也都不坏。皋兰县是有发展果园的前途的。

(一九四一年三月)

## 二 风雪华家岭

“ 西兰公路 ” 在一九三八年还是有名的 “ 稀烂公路 ”。现在这一条七百多公里的汽车路，说一句公道话，实在不错。这是西北公路局的 “ 德政 ”。现在，这叫做兰西公路。

在这条公路上，每天通过无数的客车，货车，军车，还有更多的胶皮轮的骡马大车。旧式的木轮大车，不许在公路上行走，到处有布告。这是为的保护路面。所谓胶皮轮的骡马大车，就是利用汽车的废胎，装在旧式大车上，二匹牲口拉，牲口有骡有马，也有骡马杂用，甚至两骡夹一牛。今天西北，汽油真好比血，有钱没买处；走了门路买到的话：六七十元一加伦。胶皮轮的骡马大车于是成为公路上的骄子。米，麦粉，布匹，盐，……以及其他日用品，都赖他们转运。据说这样的胶皮轮大车，现在也得二千多块钱一乘，光是一个旧轮胎就去了八九百。公路上来回一趟，起码得一个月工夫，光是牲口的饲料，每头每天也得一块钱。如果依照迪化一般副官勤务们的 “ 逻辑 ”，五匹马拉的大车，载重就是五千斤，那么，兰西公路上的骡马大车就该载重三千斤了。三乘大车就等于一辆载货汽车，牲口的饲料若以来回一趟三百元计算，再加车夫的食宿薪工共约计七百，差不多化了一千元就可以把三吨货物在兰西公路上来回运这么一趟，这比汽车实在便宜了六倍之多。

但是汽车夫却不大欢喜这些骡马大车，为的他们常常梗阻了道路，尤其是在翻过那高峻的六盘山的时候，要是在弯路上顶头碰到这么一长串的骡马大车，委实是 “ 伤脑筋 ” 的事。也许因为大多数的骡马是刚从田间来的 “ 土包子 ”，它们见了汽车就惊骇，很费了手脚才能控制。

六盘山诚然险峻，可是未必麻烦；路基好，全段铺了碎石，

一个规矩的汽车夫，晚上不赌，不嫖，不喝酒，睡一个好觉，再加几分把细，总能平安过去；倒是那华家岭，有点讨厌。这里没有弯弯曲曲的盘道，路面也平整宽阔，路基虽是黄土的，似乎也还结实，有些坡，然而既不在弯道上，且不陡；倘在风和日丽之天，过华家岭原亦不难，然而正因为风和日丽不常有，于是成问题了，华家岭上是经常天气恶劣的，这是高原上一条山冈，拔海五六千尺，从兰州出发时人们穿夹衣，到这里就得穿棉衣，——不，简直得穿皮衣。六七月的时候，这里还常常下雪，有时，上午还是好太阳，下午突然雨雪霏霏了，下雪后，那黄土作基的公路，便给你颜色看，泞滑还是小事，最难对付的是“陷”，——后轮陷下去，成了一条槽，开上“头挡排”，引擎是鸣——胡胡地痛苦地呻吟，费油自不必说，但后轮切不着地面，只在悬空飞转。这时候，只有一个前途：进退两难。

四〇年的五月中旬，一个晴朗的早晨，天气颇热，人们都穿单衣，从兰州车站开出五辆客车，其中一辆是新的篷车，站役称之为“专车”；其实车固为某“专”人而开，车中客却也有够不上“专”的。条件优良，固然下午三时许就到了华家岭车站。这时岭土彤云密布，寒气刺骨，疏疏落落下着几点雨。因为这不是普通客车，该走呢，或停留，车中客可以自择。但是意见分歧起来了：主张赶路的，为的恐怕天变，——由雨变成雪；主张停留过宿的，为天已经下雨了，路上也许麻烦，而华家岭到底是个“宿站”。结果，留下来。那一天的雨，到黄昏时光果然大了些，有檐溜了。

天黑以前，另外的四辆客车也陆续到了，都停留下来。五辆车子一百多客人把一个“华家岭招待所”挤得满坑满谷，当天晚上就打饥荒，菜不够，米不够，甚至水也用完，险些儿开不出饭来？可是第二天早起一看，糟了，一个银白世界，雪有半尺厚，穿了皮衣还是发抖。旅客们都慌了，因为照例华家岭一下雪，三五天，七八天不能走，都没准儿，而问题还不在能不能走，却在有没有吃的喝的。华家岭车站与招待所孤悬岭上，离最近的小村

有二十多里，柴呀，米呀，菜蔬呀，通常是往三十里以外去买的，甚至喝的用的水，也得走十多里路，在岭下山谷挑来。招待所已经宣告：今天午饭不一定能开，采办柴米蔬菜的人一早就出发了，目的地是那最近的小村，但什么时候能回来，回来时有没有东西，都毫无把握云云。

雪早停了，有风，却不怎样大。采办员并没空手回来，一点钟左右居然开饭。两点钟时，有人出去探了路，据说雪已消了一半，路还不见得怎样烂，于是“专车”的“专人”们就主张出发，“要是明天再下雪，怎么办？”华家岭的天气是没有准儿的。司机没法，只得“同意”，三点钟光景，车出了站。

爬过了一个坡以后，天又飘起雪来。“怎么办呢？”“还是赶路吧！新车，机器好，不怕！”于是再走。但是车轮打滑了。停车，带上练子，费去半小时。这其间，雪却下大了，本来已经斑驳的路面，这时又全白了。不过还希望冲出这风雪范围，——因为据说往往岭上是凄迷风雪，岭下却是炎炎烈日。然而带上练子的车轮还是打滑，而且又“陷”起来。雪愈来愈大，时光也已四点半；车像醉汉，而前面还有几个坡。司机宣言：“不能去了，只有回转。”看路旁的里程碑，原来只走了十多公里。回去还赶得上吃夜饭。

可是车子在掉头的时候，不知怎样一滑，一对后轮搁浅在路沟里，再也不能动了，于是救济的程序一件一件开始：首先是旅客都下车，开上“头挡排”企图自力更生，这不成功，仍开“头排挡”，旅客帮着推，引擎呜呜地叫，后轮是动的，然而反把湿透的黄土搅成两道沟，轮子完全悬空起来，车子是纹丝儿也没动；路旁有预备改造路基用的碎石堆，于是大家抓起碎石来，拿到车下，企图填满那后轮搅起来的两道沟；有人又到两里路外的老百姓家里借来了两把铲，从车后钢板下一铲一铲去掘湿土，以便后轮可以着地；这也无效时，铲的工作转到前面来。司机和助理员（他是高中毕业生）都躺在地下，在泥泞里奋斗。旅客们身上全是雪，扑去又积厚，天却渐渐黑下来了，大家又冷又饿。最

后，助理员和两个旅客出发，赶回站去呼救，其余的旅客们再上车，准备万一救济车不来时，就在车上过夜。

这时四点茫茫，没有一个人影，只见鹅毛似的雪片，漫天飞舞而已。华家岭的厉害，算是领教过了，全车从司机到旅客二十八人，自搁浅当时起，嚷着，跑着，推着，铲着，什么方法都想到，也都试了，结果还是风雪和黄土占了胜利。不过尚有一着，没人想到；原来车里有一位准“活佛”的大师，不知那顽强的自然和机械肯听他法力的指挥否。大师始终默坐在那里掐着数珠，态度是沉着而神妙的。

救济车终于来了，车上有工程师，有工人，名副其实的一枝生力军。公路上扬起了更多的人声，工作开始。铲土，衬木板，带上铁丝缆，开足了引擎，拉，推，但是湿透了的黄土是顽强而带韧性的，依然无可奈何。最后的办法，人和行李都驳上了救济车，回了招待所。助理员带了铺盖来，他守着那搁浅的客车里过夜。

这一场大雪到第二天早晨还没停止，车站里接到情报，知道东西两路为了华家岭的风雪而压积的车辆不下四五十乘，静宁那边的客人也在着急，静宁站上不断的打电话问华家岭车站：“你们这边路烂得怎样？明天好走么？……呀，雪还没停么？……”有经验的旅客估计这雪不会马上停止，困守在华家岭至少要一个星期。人们对招待所的职员打听：“米够么？柴还够么？你们赶快去办呀！”有几个女客箱子角里找出材料来缝小孩子的罩衫了。

但是当天下午雪停，太阳出来了。“明天能走么？”性急的旅客找到司机探询。司机冷然摇头：“融雪啦！更糟！”不过有经验的旅客却又宽慰道：“只要刮风。一天的风，路就燥了。”

果然天从人愿，第二天早上有太阳又有风，十点光景有人去探路，回来说：“坡这边还好，坡那边，可不知道。”十一点半光景，搁浅在路旁的那辆“专车”居然开回来了，下午出发的声浪，激荡在招待所每个角落。两点钟左右，居然又出发了。有人透了口气说：“这回只住了三天，真是怪！”

---

沿途看见公路两旁斑斑驳驳，残雪未消；有些向阴的地方还是一片纯白，车行了一小时以后，车里的人把皮衣脱去，又一小时，连棉的也好像穿不住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

### 三 白杨礼赞

白杨树实在不是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

当汽车在望不到边际的高原上奔驰，扑入你的视野的，是黄绿错综的一条大毡子；黄的，那是土，未开垦的处女土，几十万年前由伟大的自然力所堆积成功的黄土高原的外壳；绿的呢，是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成果，是麦田，和风吹送，翻起了一轮一轮的绿波——，这时你会真心佩服昔人所造的两个字“麦浪”，若不是妙手偶得，便确是经过锤炼的语言的精华；黄与绿主宰着，无边无垠，坦荡如砥，这时如果不是宛若并肩的远山的连峰提醒了你，（这些山峰凭你的肉眼来判断，就知道是在你脚底下的，）你会忘记了汽车是在高原上行驶，这是你涌起来的感想也许是“雄壮”，也许是“伟大”，诸如此类的形容词，然而同时你的眼睛也许觉得有点倦怠，你对当前的“雄壮”或“伟大”闭了眼，而另一种味儿在你心头潜滋暗长了，——“单调”！可不是，单调，有一点儿罢。

然而刹那间，要是你猛抬眼看见了前面远远地有一排，——不，或者甚至只是三五株，一株，傲然地耸立，像哨兵似的树木的话，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不是平凡的一种树！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的干呢，通常是丈把高，像是加以人工似的，一丈以内，绝无旁枝；它所有的桠枝呢，一律向上，而且紧紧靠拢，也像是加以人工似的，成为一束，绝无横斜逸出；它的宽大的叶子也是片片向上，几乎没有斜生的，更不用说倒垂了；它的皮，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

微微泛出淡青色。这是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那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这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决不是平凡的树！

它没有婆娑的姿态，没有屈曲盘旋的虬枝，也许你要说它不美丽，——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横斜逸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却是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当你在积雪初融的高原上走过，看见平坦的大地上傲然挺立这么一株或一排白杨树，难道你就只觉得树只是树，难道你就不想到它的朴质，严肃，坚强不屈，至少也象征了北方的农民；难道你竟一点也不联想到，在敌后的广大土地上。到处有坚强不屈，就像这白杨树一样傲然挺立的守卫他们家乡的哨兵！难道你又不更远一点想到这样枝枝叶叶靠紧团结，力求上进的白杨树，宛然象征了今天在华北平原纵横激荡用血写出新中国历史的那种精神和意志。

白杨不是平凡的树，它是西北及普遍，不被人重视，就跟北方农民相似；它有极强的生命力，磨折不了，压迫不倒，也跟北方的农民相似。我赞美白杨树，就因为它不但象征了北方的农民，尤其象征了今天我们民族解放斗争中所不可缺的朴质，坚强，力求上进的精神。

让那些看不起民众，贱视民众，顽固的倒退的人们去赞美那贵族化的楠木，（那也是直干秀颀的），去鄙视这极常见，极易生长的白杨罢，但是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

（一九四一年三月）

## 四 西京插曲

四〇年五月下旬，华侨慰劳团三十余人刚到了那赫赫有名的西京。就在他们到达的前一晚，这一座“现代化”的古城，受过一次空袭，繁盛的街市中，落弹数枚。炸飞了瓦面，震倒了墙壁和门窗的房屋，还没有着手清除，瓦砾堆中杂着衣服和用具；有一堵巍然独峙的断垣，还挑着一枝晾衣的竹竿，一件粉红色的女内衫尚在临风招展，但主人的存亡，已不可知。

街上时常抬过新丧的棺材，麻衣的家族跟着走；也还有用了三四个军乐队吹吹打打的。这一天，烈日当头，万里无云，人们的衣服都换了季。下午二时许，警报又响了，人和车子的奔流，以钟楼为中心点，像几道水渠似的向六个城门滚滚而去。但敌机并没进入市空。

华侨慰劳团被招待在一所有名的西京招待所。这是西安最漂亮的旅馆，道地的西式建筑，受过训练的侍役（有不少是从上海来的）。不过也只能说在目前西安，它是最漂亮的旅馆。可是那座大饭厅早已被炸一洞，至今未加修补。

炸后电灯尚未修好，那一晚西安市上烛光荧荧，人影憧憧，颇为别致。但月色却皎洁得很，西京招待所的院子里停着两部卡车和一二架小包车，似乎料到今晚还要有一次警报。果然，七点钟左有，警报响了，招待所立刻混乱起来了。事实上那时候西京招待所的客人只有两大帮，一是华侨慰劳团，又一便是第二战区所属的什么队，院子里的两部卡车恰好一帮一部。然而那天招待所里却也有几位“散客”，——也不妨说是一小帮，他们全是第一次到西安，什么都摸不着头绪。警报响过，茶房立刻来锁房门了，这几位“散客”莫明其妙的跑到大院子里，断定了这几辆汽车一定是招待所准备着给旅客们躲警报用的，于是便挤到车旁。

这时候，突然发见了大批警察，（后来知道他们是来保护那华侨慰劳团的），更有些穿便服的古怪角色，在院子里嚷嚷吵吵似乎一面在等人催人，一面又在检点人数。卡车之一，已经站了许多人，另一部呢，却不断的有人上去，也有下来，好像互相寻找。那一帮“散客”是五个人，其中一位身材魁梧的C君，摇摇摆摆上了那已经站着许多人的卡车，其余的四位。S君夫妇及其子女，则向另一卡车进攻，可是那一对少爷小姐刚刚挤了上去，那车子就开走了。夫妇S立即转移目标到另一辆小包车，车门开着，里面有人向外招呼，他俩也没问一声，就进去了，他们绝没有想到，这是私人的车子；坐定以后，才看明白车中那人是一个军官模样的中年人，而军官模样的，也看清这上来的两位不是他所要招呼的人，可是这当儿，有一个带盒子炮的勤务兵跑到车门外说道：“太太找她不到，光景是坐了那车子走了。”于是军官模样的，便叫开车。

车子出了城门，便开足速率；路旁很荒凉，仅见前面隐隐也有车。坐在车里的三个人都不说话。经过了一带树林以后，路旁已有一部卡车停着，小包车赶过去一箭之路，也停住了；军官模样的立即下车。S夫妇挂念着两个孩子，就问那司机道：“就在这里么？怎么不见那两部卡车？”

“什么，那一部卡车？”

“就是一块儿停在招待所院子里的。”

“那可不知道。”

“哦——你们不是一起的么？”

“不是。”说完这句话，那司机开了车门下车去了。

S夫妇觉得不对，也下了车，原来路左就是一块高地，种着大麦，有好些人在这里，显然都是躲警报来的。S夫妇上了坡，走到麦田边，却见两个孩子坐在地上，原来他们的车先到，也正在望着人丛找他们的爸妈。

现在明白：他们四个人坐的车子都是私人的车。而且这里离城大概又不远，因为那不是西安市么，在月光下像一大堆烟雾。

夜气愈来愈凉，天宇澄清，麦田里有些草虫在叫。敌机到底来不来呢，毫无朕兆。S 夫妇他们四人拣一个幽静的地方坐下，耐心地等着。

这时听得坡下有人叫道：“拉紧急警报了。不要站在路旁！上坡去，麦田里也好，那边树底下也好！”

S 他们都蹲下。暂时大家都不作声。看天空，一色净蓝，什么也没有。

天空隐隐传来一片嗡嗡的声音，近处有人压低了嗓门叫：“大家别动！飞机来了！”嗡嗡的声音似乎清晰些了，但一会以后，又听不见了。附近一带，却有人在说：“我看见的，两架！”也有人说“三架！”接着就有人站起来，而且轻快地招呼着他的同伴们道：“下去罢！飞机已经过去了，快该解除警报了。”有些人影子在移动，都往坡下跑。

同时，坡下的人声忽然响亮起来，一叠声欢呼道，“解除了，解除了，走罢！”汽车马达的声音也嘈然纷作。S 君和夫人孩子们下坡去，到达公路上时，那些汽车都已开动了。他们顺步走回去，不到一箭之路，就雇到了人力车。看表，已经十二点了。

第二天上午 S 君去了朋友回来，刚走进招待所的前厅，就有一个穿西装的人拦住他问道：“找谁呀？”S 君看了那人一眼，觉得此人既非侍役，亦非职员，好生古怪，当时就回答道：“不找谁。我是住在这里的。”但此人却又问道：“住在那一号房间？”S 君更觉得古怪了，还没回答，招待所的一个侍役却走过来向那人说道：“他是 X 号的客人。另外的。”那人“哦”了一声，也就走开。S 君看见他走到从前厅的门边和一个宪兵说话去了，并且同时也看到从前厅到那边客房的甬道里还有五六个宪兵。

S 君回到自己房里，刚刚坐下，同伴 C 君来了。C 君一面拭着额角的汗珠，一面说，

“好天气！——说不定会有空袭吧。”于是拿起桌子上的水瓶倒了一杯水，喝了半口，又说，

“今天这里有宪兵又有便衣，你注意到没有？”